

荆江分洪工程十周年纪念

荆江分洪故事

李锐著



荆江分洪故事

蕭高 著
林凡 插畫



1954.6

戰士生活叢書第七輯

編者的話

蕭高嵩同志的「荊江分洪故事」，今天同大家見面了。在這本書裏，他以荊江分洪為題材，着重描寫了一個班在這一工程中，怎樣用勞動和智慧戰勝了困難，取得了勝利。作者親身參加了這一工程，他用自己的體會和在這工程中的見聞，向我們證明：哪裏有困難，哪裏就有人民解放軍；人民解放軍到了哪裏，哪裏就得到了勝利——歌頌了人民解放軍愛人民、愛勞動、克服困難等等的美德。

蕭高嵩同志是大家熟知的戰士作者，是「戰士生活」的優秀通訊員。他的「翻身歷」、「張林同志」在「戰士生活」上發表後，得到廣泛好評。這本「荊江分洪故事」，是從一九五二年開始寫作的；經過一年多的時間，先後作了四次修改，最後在中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

文藝科韓笑同志幫助下，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完成。目前，蕭高萬同志正在中南軍區某文化學校學習。

目次

一、「不要怕，有解放軍叔叔在這裏！」……………	(一)
二、「我們打響了第一砲！」……………	(八)
三、「小飛機」……………	(一九)
四、馬彪開機器……………	(二七)
五、想辦法……………	(三三)
六、模範機手……………	(四一)
七、泥人……………	(四九)
八、搶修攔河壩……………	(五六)
九、毛主席贈的錦旗來到工地……………	(六七)
十、國際友人參觀……………	(七五)
十一、放水典禮……………	(八三)

一、「不要怕，有解放軍叔叔在這裏！」

一九五二年三月，一個颳大風落大雨的深夜，一支從西南方往北開來的部隊，連夜渡過虎渡河，駐紮在黃山頭一帶。

這支部隊真不走運：頭一天行軍路還不錯，往後就天天是大風大雨，越走路越糟糕，堤埂沒有半步寬，面上一層薄薄的稀泥，底子却硬梆梆的，一不小心就開個仰面朝天滾下堤去。

黃山脚下的堤身更是破爛不堪，到處是大大小小的水坑子。隊伍中有個人踏上斜坡時，身子一歪便滾到堤脚。只聽有個小鬼嚷道：「劉青生，你老兄好哇！自己滑倒不算，還把人家也拉下來，幸好有個樹樁，不然掉湖裏淹死了。」劉青生說：「算啦，韋學同志，這是最後一個。你聽，班長在喊我們。」

在一個小坡上有人叫第七班。他倆跑去，楊班長指着路標說：「跟我來，我們住這個小草房。」

這個小草房是在竹林子裏，房前有塊小坪，他們從坪上一走泥水就稀啦嘩啦直響。一個小女孩在門口瞅了會便進屋喊：「奶奶，奶奶，解放軍叔叔來啦！」七班的戰士在坪裏站着。楊班長走進屋去，看見一個年約五六十歲的老大娘，正站在灶台邊望着他笑。楊班長說：「大娘你好呵！」「你們好呵！」大娘說罷揭開熱氣騰騰的鍋蓋，撒下一盆子甜酒釀，又蓋上鍋蓋，用圍裙擦着手說：「同志，怎不說話？嫌房子太小吧，你們有多少人？」沒等楊班長回話，她就走到門外去。「同志們！進屋來坐吧，怎麼站着讓雨淋！」聽大娘這一叫，楊班長便讓大家進屋，放下背包，脫下濕漉漉的棉衣。大娘捧個火盆過來，架起木柴，準備生火。楊班長攔住：「別生火。大娘，我們不冷。」大娘好像沒聽見，一根火柴就把木柴點着了。

楊班長把屋前屋後看了一圈，叫劉青生用鐵鍬在屋後的竹林裏鏟了個四方形的小水溝，又把三根樹梢紮起來搭成棚架。大娘從窗戶裏看見了便喊：「同志，那不行呀！下這麼大的雨怎能睡呢！」劉青生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們一路都是這樣。大娘，有簾子沒有？」「有！」大娘連忙抱出一網新圍簾子，劉青生拿去把棚架圍好，上面又蓋上稻草，小草棚就搭好了。

楊班長說：「副班長、劉青生、韋學我們四個睡棚子，其餘的睡屋裏。」有人提出意見說：「班長每夜睡濕地，他今天還在外邊？」楊班長說：「我身體比你們強，在外邊多睡兩夜不要緊，明後天工棚搭起來就好了。」

楊班長把背包送進棚子，棚子在漏水，他添上幾捆稻草。大娘說：「那還是不頂事呀！」但又恨自己沒有地方給同志們睡，就封站在身邊的孫女小英叨咕起來：「你爹呀，長着一雙野狗子腿，一出去就不同

來了。谷房裏堆滿了破爛不收拾，叫同志們睡雨地裏。」劉青生見大娘這廝熱情，便問道：「大娘，你貴姓？」「姓黃。」大娘說完，楊班長又問：「孩子的爹上哪去啦？」大娘笑着說：「他嗎？他是個農會幹部，一出去就莫想他落屋。這些天，忙着治荊江的事，家裏就不用想抓到他的影兒。」話沒說完，突然一股熱氣從鍋裏衝出來。大娘忙把鍋蓋揭開，「都快熬乾了！」說着一碗接一碗地盛出來，擺了一灶台，滿屋香噴噴的，讓同志們吃。戰士們說不吃，大娘怎也不答應，看情形是非吃不行了，楊班長便說：「好吧，每人吃一碗，一千元一碗。」大娘急着說：「什麼一千元一碗，我可不是作生意的，昨天農會來人說天下這大的雨，同志們一來每家燒一鍋米酒薑湯給同志們散散寒。」說罷，她操條板櫈和大家一塊圍着火，又嘮起來了。她說：「我是快進土的人了，可是這輩子總算熬到個好日子。過去，我是在水裏長大的呀！同志，這裏難過兩年不遭水災。」劉青生問：

「這地方也鬧水災，近處不是有山嗎？」大娘拍了拍大腿：「怎麼不呀！那個舊民國卅五年哪，站在黃山山嶺上就能洗脚，我的男人就是那年被水冲走的。」韋學奇怪地問：「這些水從哪裏來的呢？」劉青生說：「從長江來的。」韋學又問：「怎麼從這裏流出去呢？」大娘說：

「是荊江那一帶淤塞了，大水從太平口流下到安鄉，全都淹了。」這時，有名的大個子謝富也開口了：「老百姓咋不修堤呢？」大娘一聽這話，傷心地說：「修堤？修堤頂啥用。過去年年修堤，年年被水淹。」韋學是個十七歲的年青人，好追根問底：「那爲什麼呢？」大娘見這個胖胖的小伙子追問，便捧碗甜酒喝着，慢慢地說：「那一年，洪水來了，不管鷄鴨豬羊，田地村莊，一下子就給淹了。連老百姓也被淹死不少，人家地主都坐船逃走了。沒有船的便爬到樹梢上喊救命，喊了一會，人一擠、樹一搖，又掉進水裏被冲走了。我親家一家人，一個沒剩，全被冲走了。我們爬在黃山頭上一看，是一眼望不到邊的白汪

汪的大水，只見那無數的傢具、死屍，一個一個地從眼前漂過，真吓人哪！」韋學兩隻眼睛瞪得像核桃，呆呆地望着大娘。楊班長看看大家，都聽的出神。

大娘又接着說：「大水退了，地主們都回來了，他們一回來就爭地。那時候我們這裏叫『上湖壩』和『下湖壩』。洪水一退在上下兩湖中間，沖成一塊很大的土洲。上湖主子說是我的，下湖主子說是他的，爭個不清，上湖便稟告官府……」「官府怎麼判的呢？」劉青生急着問。大娘說：「兩邊主子都是老財，錢堆的一樣高，官府不好說給誰，只好說：『上湖不許動，下湖不許要，誰要誰頂罪……』」劉青生又問：「後來這塊地怎麼樣了呢？」大娘說：「怎麼樣？沒人管了。上湖修上湖的，下湖修下湖的，但沖破了的堤，誰也不管。這就是我們窮百姓年年修堤，年年被水淹的道理。」謝富問大娘：「現在呢？」大娘喝一口甜酒說：「現在當然好啦，翻了身，把上下兩湖的地主們

門倒了，不分上下，統稱『太平湖』；兩湖團結起來，把缺口堵死，堤也加高加寬，才得了兩年滿好的收成。」大娘把最後一口甜酒喝完，又說：「這同我更放心了，毛主席派你們來修荊江，日子越來越好啦。在過去呵！老百姓到五六月就得早早準備，牛呀，豬呀，東西都得往山上搬……」

大娘說完話，屋子裏靜了好半天，同志們一個個都瞪着眼睛，好像在戰場上等待衝鋒一樣。大娘的孫女小英用兩隻小眼睛偷偷地看看楊班長，楊班長把她抱在懷裏，輕輕地問：「小英，你怕不怕大水？」「我怕……」小英剛脫口，大娘接過去說：「不要怕，有解放軍叔叔在這裏！」

二、一我們打響了第一砲！」

天還不大亮，黃山頭就像開什麼慶祝大會一樣，人聲沸騰起來。工人、農民、戰士全都排着隊伍，打着紅旗，敲着鑼鼓，抗着鐵鍬、扁担向工地走去。戰士和民工，東望望，西看看，互相招手。一個滿腮黑鬍的老工人，抗着斧頭，揚手向隊伍喊：「喂！同志們，加油幹呀！看誰打響頭一砲。」

「對了，咱們把打仗的勁拿出來，一定要打個漂亮仗！」軍人隊伍裏一個小伙子大聲喊着。

「快走！到工地了。韋學你看，好多人呵，起碼也有兩三萬。」劉青生嘴裏催着韋學，眼睛却盯着一場子人。韋學把鐵鍬往堤上一插和劉青生並肩站着：「你看，那是五團，那是三團，四團在那邊，那

是……」「那是友鄰部隊！」劉青生補充了一句，又指着另一堆人：「那裏是首長。喲，班長你快來看，副師長拿着皮尺到這邊來分地啦！」

副師長把皮尺拉上堤。韋學和劉青生向首長敬個禮。副師長抓住他倆的手笑着問：「打仗你們都是好漢，担土怎麼樣？不會落後吧！」韋學回答說：「首長放心吧！我們像戰鬥前一樣，都寫了決心書呢！」副師長聽了，覺得怪有意思的，又說：「好呵。你的決心書怎麼寫的呀？」韋學沒提防這麼一問，倒鬧得不好意思開口了。楊班長站在一旁替他說：「他決心在荊江分洪中爲人民立功，還要爭取參加青年團。」副師長高興地笑了，拍着韋學的肩膀說：「好好幹吧！希望開慶功大會的時候我還能給你戴紅花。」副師長對七班很瞭解，在廣西剿匪時七班被獎了一面「戰鬥先鋒」的錦旗。所以，現在他又對楊班長說：「希望你們在參加國家經濟建設中，也成爲英雄班。」

正談着，指導員領團部通訊員來說團長召集各連幹部傳達任務，請示副師長有什麼指示沒有。副師長對通訊員說：「好吧，我就去！」接着他對王指導員說：「怎麼樣？連長學習還要半年才結束，你一個人很辛苦的了！」指導員立正說：「沒什麼，能完成任務！」說着，便隨副師長一塊兒開會去了。不一會指導員回來後，召集各班長傳達任務。各班班長在柳樹下坐下來。指導員翻開報紙，上面有荊江分洪工程圖。他指着圖上的小山說：「這就是黃山頭節制閘，我們師的任務主要是完成節制閘所需要的土方，比方閘基、阻力池、消力池，攔河壩。由這裏沿虎渡河到太平口修的進洪閘，由友鄰部隊担任。乘船過長江，就是我們常說『命堤』的荊江大堤，這條堤給湖北枝江到湖南的城陵磯，由民工担任。黃天湖築圍堤的任務，也是我們友鄰部隊。聽副師長說，黃天湖的任務最艱巨了。」

「指導員，報上還有什麼好消息？」二排長問。

「哎，對啦，還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大家：蘇聯著名的水利專家布可夫同志也幫助咱們來修荊江啦！」

「好呵！」大夥異口同聲地說，「這回咱們更有把握啦！咱們可更要加勁幹啦！」指導員說：「對，咱們今天就要打頭一砲。今天我們的任務是挖開基的排水溝。現在就量地，分給各班。」說着，指導員拿個皮尺，按着各班人數分給土方面積。七班被分在河畔，任務是把堤挖折，是開基排水的出口。

開工汽笛一響，方圓二里地的工地上，像搗開開水鍋，一片歡呼聲、鑼鼓聲，讓人們的心也跟着跳起來。

楊班長歡呼了一會兒，就回頭舉起鎬頭，掘出大塊的土，往河裏扔。河裏好多船呵，來來去去，望着他們扔土塊。

韋學一面幹，一面唱着江邊拉船的曲兒。劉青生却不唱，只聽他沙沙沙沙往河裏扔土，好像要五分鐘就挖穿這個堤。謝富却不忙，像

是個六十歲的老頭，力氣不得施展。

挖了兩三個鐘頭，扔到河裏的土已經成了一個小洲，扔土又難了一步，要用筐子挑才能送到。楊班長指定幾個人担土，劉青生和章學都去了，他們担的好快呀，呼啦呼啦的，像兩隻小老虎，一會來了，一會又去了，就像紡織機上的梭兒似的。

副師長站在後面叫道：「楊建國同志，幫我拉拉皮尺！」楊班長連忙放下鎬頭，拿着皮尺，跳進溝裏。副師長看看皮尺，對站在背後的工程師說：「十五米深。」工程師在本子上寫着，楊班長又跟首長到三連，三連挖了十三米深。副師長很焦急，皺着眉頭說：「工程師同志，怎麼辦？今天不挖穿，明天就得停止工作。」那個揹着草帽的工程師說：「除非是增加人力，突擊排水溝。不然沒有辦法了。」副師長望望楊班長問道：「怎麼樣，你們累不？」楊班長望望挖開基的同志，全在水裏撈泥。這裏本是水田，越挖水越多。担土的在泥水裏很艱難地走